

新课标必读名著丛书

漂亮朋友

(三)

主编：周 林
〔法〕莫泊桑 著

内蒙古文化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新课标必读名著丛书/周林主编. - 海拉尔:
内蒙古文化出版社, 2001.6
ISBN 7-5312-1041-5
. 新... . 周... . 新课标-课外
读物-外国文学-作品集 . I516.88

新课标必读名著丛书·漂亮朋友

作 者:[法]莫泊桑 著
排版设计:盛世文化传播(北京)有限公司

出版发行:内蒙古文化出版社
社 址:海拉尔河东新春路22号
邮政编码:021008

印 刷:北京通成印刷厂
开 本:880×1230mm 1/32
总印张:362.50 字数:4 500千字
版 次:2001年6月第一版
2001年6月第一次印刷
印 数:1-1 000册
书 号:ISBN 7-5312-1041-5/I.335
总定价:1716.00 本册定价:16.50

目 录

《漂亮朋友(上)》三.....	错误! 未定义书签。
第 一 部 (二)	错误! 未定义书签。
◎ 第 七 章 (下)	错误! 未定义书签。
◎ 第 八 章	错误! 未定义书签。
《漂亮朋友(下)》一.....	错误! 未定义书签。
第 二 部 上	错误! 未定义书签。
◎ 第 一 章	错误! 未定义书签。
◎ 第 二 章	错误! 未定义书签。
◎ 第 三 章	错误! 未定义书签。

目 录

《漂亮朋友(上)》三.....	1
第 一 部 (二)	1
◎ 第 七 章 (下)	1
◎ 第 八 章.....	33
《漂亮朋友(下)》一.....	81
第 二 部 上.....	81
◎ 第 一 章.....	81
◎ 第 二 章.....	134
◎ 第 三 章.....	165

《漂亮朋友(上)》三

〔法〕莫泊桑 著

第一部（二）

◎ 第七章（下）

事情的全部经过就是如此。

至于《笔杆报》这位先生的其他恶意中伤，恕我只能嗤之以鼻，就不一一驳斥了。而且对于这种又不署名的攻击文章，也没有必要作答。

乔治·杜洛瓦

雅克·里瓦尔这时也来了。他和瓦尔特都感到这样写也就可以了。因此当下决定，这篇短文当天就发排，登在社会新闻栏后面。

这一天，杜洛瓦很早就回到住处，心中有点焦虑不安。对方见了后，会怎样回答呢？这人会是谁呢？为什么对他如此不讲情面？鉴于记者的脾气都相当暴躁，弄得不好，这种事会越闹越大，他因此一夜没有睡好。第二天，报纸拿来后，他将这篇短文又读了一遍，心中感到这印成文字的东西比刊印之前要更加咄咄逼人。他觉得，有些措词本来还能再和缓一点。

整个白天，他们都心神不定，夜里仍然没有睡好。因此天一亮便爬起来去买会有答复的当天《笔杆报》。

天气又忽然冷了起来。大街上，凛冽的寒风刺入肌骨。两边污水沟里的水，边流边冻，两条长长的冰带结成长长的条。

报纸尚未送到报亭，杜洛瓦不禁想起他的处女作《非洲服役散记》发表时，他那天出来买报的情景。他的手脚这时已经冻僵，特别是手指尖，冻得生疼。他因此围着镶有玻璃门的报亭跑了起来，借以御寒。报亭里，老板娘用一袭羊斗篷将身子裹得严严实实，正伏

在脚炉旁取暖。从小窗口望进去，只能见到她那冻得通红的鼻子和两颊。

送报人终于来到报亭前，将一捆报纸从窗口装了进去。随后，老板娘递给杜洛瓦一份打开的《笔杆报》。

杜洛瓦先匆匆扫了一眼，看报上有没有自己的名字，但没能找到。他正要舒口气，突然发现在两个破折号之间，有这么一段文字：

《法兰西生活报》的杜洛瓦先生发表了一篇辟谣声明。声明试图纠正我们的报道，但采用的伎俩却是撒谎。因为他承认，的确有个女人叫奥贝尔，也确实有个警察把她带到了警察局。这样，如果在“警察”两字前面加上“风化”一词，也就同我们原先的报道完全相同了。

可见，有些记者的为人处世，和他们的才能一样糟糕。

随便说一句，我名叫路易·朗格勒蒙。

杜洛瓦的心立刻怦怦直跳。他恍恍惚惚赶回家中

漱洗,连做什么也不知道.对方污辱了他,而且言辞是这样狠毒,他已无任何犹豫可言.毕竟为了什么呢?什么也不为.不过是为一个老女人同肉铺老板吵了一架.

他马上穿好衣服,赶到瓦尔特家中,尽管此时还只是早上八点.

瓦尔特已经起床,正在看《笔杆报》,见杜洛瓦进来,他神色严肃地问道:

"如何,你不会后退吧?"

杜洛瓦一声未语,这位报馆经理又嚷道:

"你赶快去找里瓦尔,由他出面来安排."

杜洛瓦嘟嘟嚷嚷地嘀咕了两句,随后去找里瓦尔.这位专栏编辑还在蒙头大睡.听到铃声,一骨碌爬起来.他看罢那篇短文后说道:

"他妈的,现在也只有这条路了.此外一位证人你想找哪个?"

"我也不清楚."

"你看见布瓦勒纳如何?"

"可以,就是他."

"你的剑术好吗?"

"压根儿不行."

"真糟糕,那枪法呢?"

"以往打过."

"那好,你得抓紧练练,其他一切均我操办.现在请稍等片刻."

里瓦尔于是走进洗脸间,过了不久便走了出来,不但脸已洗过,胡子也刮了,而且穿得整整齐齐.

"随我来,"他向杜洛瓦说.

他住在一家旅馆的底层.但下来是一间很大的地下室,靠街的窗口已全部堵死,改成一处供练习击剑和射击的场所.他把杜洛瓦带了下去.

地下室分为前后两部分.墙上悬着一排煤气灯,直达后半部最里边的墙角,那里立着一个涂了红蓝两色的铁制模拟人靶子.里瓦尔将煤气灯都点着后,在

一张桌子上放了两把从后面上子弹的新式手枪,接着开始喊口令,声音清脆而又响亮,仿佛就在决斗那会儿.

"各就各位!准备.....一.二.三.放!"

魂不守舍的杜洛瓦只得依令而行,不断地举起胳膊,瞄准靶子射击.因为少年时代常用父亲的老式马枪在院子里打鸟,他数次击中模拟人靶的肚子.雅克里瓦尔格外满意:

"好.....很好.....很好.....你看起来会一切都顺利.....一切顺利."

他要走了,行前又向杜洛瓦叮嘱道:

"你就这样一直练到中午.这里子弹很多,就是全部打完也无所谓.我中午来接你去吃饭,并告诉你新的情况."

说罢,他走了出去.

地下室如今在只剩下杜洛瓦一人了,他又打了几枪,也就再也没有劲了.他坐了下来,心里开始翻腾.

无论如何,这事闹成目前这样,实在拙劣透顶!再说它又能说明什么?一个恶棍经过一场决斗,身上的邪气难道就会少些?一个正派人因受到恶棍的污辱而以这种方式去同他拼命,又能得到什么?可见人的思想是多么地可怜,考虑问题是多么庸俗,道德观念是多么地低下!这些话还是诺贝尔·德·瓦伦前不久对他说的,心情阴郁的他此时不由地想了起来。

杜洛瓦不禁大声喊道:

"妈的,他的话真是棒极了!"

他忽然觉得口渴.听到身后有滴水声,他回头看了看,见那里有个淋浴装置,便走上去对着喷头喝了两口.之后,他又陷入了沉思.地下室气氛阴森,同坟墓无异.地面上,不时有车辆走过发出的沉闷声,听来像是远方传来的隆隆雷鸣.现在会是几点了?这里时间过得真同除了送饭狱卒的到来能给人一点时间概念,别无其他任何时间标志的监狱一样.杜洛瓦等待了很久很久.

接着一阵脚步声和说话声，里瓦尔最后出现在门边，他身后跟着布瓦勒纳。一见杜洛瓦，他便向他喊道：

"问题已经处理完！"

杜洛瓦认为定是对方写了封道歉信，因而把事情了结了。他高兴得心都要跳了出来，结结巴巴地说道：

"啊！……谢谢！"

不料里瓦尔接着说道：

"这个朗格勒蒙，办事倒还爽快。我们提出这样的条件，他全部接受。双方距离为二十五步，听到口令后才举起枪来各射一发子弹，而非先举起枪，听到口令后向上而下移动。这样打要准得多。来，布瓦勒纳，你来瞧瞧我刚才的意思。"

说着，他拿起枪来，一连射了几发，把由下往上举枪怎样更能使胳膊保持平稳，有了一番示范。随后说道：

"如今十二点都过了，咱们去吃饭吧。"

他们于是进了隔壁一家餐馆。杜洛瓦一言不语，只是埋头吃饭，以免露出内心的恐惧。吃完饭，他同布瓦勒纳一起回到报馆，尽管心不在焉，但仍机械地做些日常工作。对他的勇敢我感到惊奇。

过了不久，雅克·里瓦尔回来同他谈了谈，约定第二天早上七点，两位证人将乘一辆带篷的马车去他家接他，然后再去决斗的地方……韦济内林苑。

事情来得如此突然，瞬间已一切准备就绪，谁也没有来听听他本人的意见，看他是同意还是不同意，总之他并未表示认可，一句话也没有说，而事情已经给定下来了。因此他瞠目结舌，无言以对，怎么也弄不清楚，这是怎么回事。

由于关心，布瓦勒纳整个下午始终没有离开他，并同他一起吃了晚饭。杜洛瓦于九点左右回到自己的住处。

现在身边既已没有任何人，他走开大步，急切地在房内来回踱了好几分钟。心里乱七八糟，他的思想

怎么也集中不起来。脑海中所充斥的，只有一件事：明天决斗。除那么外，便是无边无际的焦虑，一颗慌乱不已的心怎么也安定不下来。他曾当过兵，也开过枪，但那时，枪口是对着阿拉伯人，很有点像是在狩猎场打野猪一样，对自己也不会造成多大危险。

无论怎样，这一次，他是该怎样做就怎样做了，都表现过了。不久之后，人们将会谈到这一点，对他表示赞同和称赞。想到这里，他的思绪像是受到了巨大震动，不由得大声喊了起来：“这家伙怎么这样不通人性？”

他坐了下来，开始仔细思索。对手的一张名片，里瓦尔已交给他，让他记住上面的地址。他刚才回来后将此名片扔到了小桌上，如今，他又拿过来看了看。一天之中，他的目光停在这小纸片上，已不下二十次了。名字上只印了两行字：路易·朗格勒蒙·蒙马特街一七六号。此外就什么也没有了。

他觉得，这组合在一起的字母，好像十分神秘，个

个充满令人不安的含义,因而对着它端详了好久."路易·朗格勒蒙",这人是干什么的?今年多大年纪?身高如何?长相怎样?一个素昧平生的陌生人,完全由于心中的一时不快,只是为了一个老女人同肉铺老板吵了一架这种区区小事,而毫无道理地突然来把你平静的生活搅得一团糟,这怎叫人不气愤难消?

"这是一个多么没有人性的家伙!"杜洛瓦又大声骂了一句.他眼睛盯着那张名片,仍然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,心里想着这场荒唐的决斗,一股怒火不禁升起来了.除了憎恨,愤怒中还夹着一种难以言话的不安.这件事实在太为荒唐!他倏地拿起放在桌上的一把修剪指甲的剪刀,对着名片上的名字狠狠戳了下去,好似在将一把匕首刺进对方的胸膛.

这么说,他是真的要去决斗了,而且用的是手枪?用剑的他怎么也没想到?假如用剑,至多不过是手上或胳膊上受点伤,但用枪,那后果就难以预料了.

"无论怎样,这个时候,我可不能装熊,"他自言自

语道。

听到自己的说话声，他一阵战栗，朝四周看了看，觉得自己这样紧张下去是不行的，因此宽衣就寝。

躺到床上后，他吹熄灯，合上了眼。

房内很冷，尽管盖着一层薄被，他却觉得很热，怎么也睡不着。他辗转反侧，平躺了一会儿又侧向左边，稍等片刻又侧向右边。

他觉得还是很渴，因此又爬起来喝水。

"我是不是害怕了?"他有些不安起来。

房内只要是出现一点响动，他的心就怦怦直跳。连模仿杜鹃叫声的挂钟，每次在报时之前发条所发出的嘎吱声，也会把他吓得一哆嗦。他胸中感到憋闷，必须长长地舒口气，才稍觉好些。他这是怎么啦？

"难道我害怕了?"他问自己，俨然一副哲学家刨根问底的模样。

哪儿会呢?既然他已豁出去了，既然他主意已定，决心前去决斗场，露出一副男子汉的气概，他怎么会